



陽光燦爛照天山

碧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822

1660



阳光灿烂照天山

碧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統一書號 10009 325

定價一元七角三分

忽然前面传来了流水声，再往上走，就模模糊糊地看见雪地上横着一条黝黑的溪流。

流水声就在他们跟前了，李根善脚下已经响出一声冰层的碎裂。

“我先下去探一探。”李根善说着就下水去了。

山溪的水并不深，刚过膝盖，但却冰冷得刺骨。

“来，我背你过去！”李根善从溪流中间蹒跚回来。

“我自己过。”王铁柱用柴禾棒敲了一下溪边的冰，意思是说他有这个家伙支着就不怕。

“中间深着哩！”李根善不得不撒了个谎。

李根善背着王铁柱蹒跚过了溪流。可是当他们刚刚往上爬了一小段，又听见前面传来了流水声。

原来这半山上纵横地流着雪水，雪水在每一处山弯汇成了一道道的溪流。李根善一道溪流又一道溪流地背着王铁柱蹒跚过去，每蹒跚一道溪流，他都这样小心地保持着身子的平衡，慢慢地迈动着步子。他把两支步枪和两个背包都挂在胸前，两手紧紧地托住王铁柱的膝盖，不让自己战友的脚落到水里去。可是王铁柱高大的身子是这样沉重，使李根善疲乏而又气喘，感到有点头晕，两腿在雪水冰流里发抖。

“铁柱，快给我一块姜皮！”李根善气喘喘地说。战士们从震源出发时，身上都带有姜皮，以备抗寒。

王铁柱已经听出李根善急促的喘气声。

“好同志，放下我，让我自己蹒跚过去吧！”

“没几步了，你只要给我姜皮！”李根善仍然坚持。

当李根善嚼着姜皮的时候，一股辛辣刺激了他的神经，他精神一振，终于冲出水流上了岸。

“根善，我們找个地方先歇一歇吧！”王鉄柱用手托了托自己背上剩下的一点柴枝，低声地說。

于是他們在山腰里燒起了一堆篝火。湿柴在雪花中噉噉地响，冒着烟。在閃灼的火光中，王鉄柱发现李根善只穿了一双結了冰的袜子。

“呀，你的鞋子呢？”王鉄柱詫异地問。

李根善低头一看，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两脚已經被冻得麻木。但是他只顫动着冻得烏紫的嘴唇笑笑地說：

“有鞋也跟沒鞋差不多！”

有人騎着馬上来了，在搖曳的火光中，可以看出那是团长的大紅馬。

“快走，不能休息，一休息就会起不来！”团长向征在喊。

李根善立刻搀起王鉄柱一拐一拐地离开火堆。

团长騎着馬赶上来，借着火光一看，原来是他認識的战士王鉄柱和李根善。

“王鉄柱同志的脚怎么啦？”

沒等回答，向征就跳下了馬說：

“你騎着走吧！”

“报告团长，我走得动！”王鉄柱說。

但是团长沒有理会他，只管和自己的警卫員把王鉄柱架上了馬，然后又把自己的皮軍大衣給了王鉄柱。

“你怎么不穿鞋？”团长忽然回过头来問李根善。

“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李根善在火光中紅着臉說。

“把我的皮鞋拿出来送給他穿！”向征吩咐了一声他的警卫員，就走掉了。

警卫員从馬褡里摸出一双皮鞋，遞給李根善。

“我背包里还有鞋子。”李根善急忙說。

“不行，你得穿这一双，这是团长的命令！”警卫員把皮鞋往李根善怀里一塞，就往黑地里追赶团长去了。

李根善舍不得穿，只好背上皮鞋，替王鉄柱牵着馬往上走。

后边已經傳来了許多脚步声，别的連队赶上来了。

这里已是景阳岭，风絞着大雪，山間寒氣逼人。战士們穿着單軍装，虽然把夾被、包袱皮都披到身上，但怎么也抵挡不住风雪夜的严寒。飢餓、疲乏、寒冷，又碰上高山上空气稀薄，战士們歪歪倒倒地喘着气在前进。他們蹣过了許多溪流后，湿鞋湿袜，連綁腿都結了冰，而山上的雪又这样滑，常常跌跤。

眼看着前边有一个人影在晃动，但不久就不見了，等到后边的人走上来，却一脚絆着了倒臥的战友，誰弯腰去摸一摸，那身子已經僵硬。

各連队傳达了团长的緊急命令：

“放下重武器前进！”

但是誰也沒有把重武器放下。迫击炮手不肯放下他們的炮筒，重机枪手不肯放下他們的枪筒。这些扛在战士們肩上的重武器，有的是从倒下去的战友的血泊里重新拿起来的，有的是从战友的流着血的手里接过来的。現在，只要战士們的心还在跳动，就絕不撒手！

团长向征当然深深理解到战士們这种感情，他不但沒有因为战士們不执行他的这个命令而生气，相反的，他为战士們对革命事业的这种无限忠勇的表现而感动。但是作为一个团长，党把几千个优秀的战士交给了他，他不能讓这些战士受到損失。

战士們不肯放下重武器的忠勇行为，更增加了向征內心的不安。在战斗中，再頑强的敌人也抵挡不住他这个团的鋒銳，可

是現在祁連山的恶劣气候，却夺去了他的一些战士的生命！

“必須迅速突过祁連山！”他在风雪中把牙根一咬，立刻把走在他旁边的一个战士的輕机枪搶过来，扛到自己的肩上，一口气冲到前面的山头。

“同志們——前进！”

几支手电光同时射到那山头上，战士们看見是团长在风雪中高高举起輕机枪在喊“前进！”就立刻嘩嘩地冲上山头去了。

拂曉，前卫的向征团终于攀上了祁連山的分水岭俄博。雪停了，在朦朧的曙光下，可以影影綽綽地看出有塌了墙角的破房子，孤零零地立在迷离的雪峰上。这是馬步芳的軍站。

炊事班长冉春元第一个用灶火的紅光在迎接祁連山上的早晨，接着其他連队的炊事班也燒着了火，于是这严寒的祁連山的早晨，就在許多灶火的紅光中显得活跃起来了。

战士们开始圍在灶火跟前，一边把自己背的柴枝丢到临时砌起的石灶里去，一边烤着被雨雪打湿的衣服。

山上沒有水，炊事員把雪捧进行軍鍋，因为山高空气稀薄，雪在鍋里化得很慢。

天大亮了。当太阳的第一道紅光射到这遍地盖着厚雪的山頂的时候，雪光就刺得战士们眯縫了眼睛。

是不是眼睛有毛病，为什么同一个連队里的同志也不認得了？个个黑得眉眼都分不清，可是再仔細一看，原来是一夜行軍个个都满头滿臉涂了雪泥。

行軍鍋里的雪化了，只見冒气，但却怎么也燒不开鍋。炊事員没办法，只好打了面糊倒进去。战士们都餓慌了，只要聞到面糊香，肚子就咕咕叫，不管是生是熟，他們都把搪瓷碗拿出来了。

开飯了，炊事班长冉春元在亲自掌勺：

“同志們，是稀是稠就这一鍋，一人一勺，多了怕后边的吃不上！”

冉春元是这样公平而認真，即使是連长和指导員最后上来，也仅仅是一勺。

指导員看見只剩下一点鍋底了，就打算把自己碗里的面餲倒回去，但是冉春元把他推开了。

“你們炊事班連两勺都沒有呵！”指导員說。

“我們几个再化点雪掺着喝也能頂事！”冉春元低声地說，好象怕給战士們听見。

但是指导員怎么能吃得下去呢？当战士們一个个端着碗走到鍋边来的时候，他早站在一边默默地清点过全連的人数，只一夜間，他的連队就在祁連山的风雪夜行軍中牺牲了十九个！

他无心的呷了一小口半熟的面餲，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觉得烂綿綿的。忽然他的眼光触到了一个高出人头的战士，那是王鉄柱，他正和第一排第一班的战士們坐在一块烤火。

指导員悄悄地从后边走上去，看見王鉄柱的搪瓷碗底早已結了冰，显然一勺面餲只两口就給吃光了。他知道王鉄柱是全連飯量最大的一个，一勺面餲怎够他充飢？于是他把自己的面餲倒进了王鉄柱的碗里。

“指导員，你怎么不吃？”王鉄柱在火边掙扎着要站起来。

他立刻按住他的寬大的肩膀，避开了王鉄柱的眼光說：

“我吃过了！”

王鉄柱沒有再讓一声，就貪饞地把碗里的面餲一口气倒进了喉嚨。

指导員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王鉄柱虽然脚腫，但总算挺过

了这座拔海几千公尺的风雪祁連山！

忽然山間震响了馬达声，一会儿，一輛濺滿了雪泥的吉普車吼叫着从雪里爬上山頂来了。

吉普車一停，就跳下来一个人。战士们一看，原来是师长赶来了。

滿山头的战士都站了起来，連王鉄柱也掙扎着站起来了。

师长轉着身子在向各連的战士们揮手，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团长向征跑过来向左前敬了个礼，顫动着冻黑的嘴唇說：

“报告师长，我团已胜利越上祁連山！”但是他的眼睛立刻变得昏暗下来，“一百五十二个战士……”

“知道了！”左前低声地截断了向征的报告，忽然把头轉了开去，有两点閃亮的东西从他的臉上飞落到雪地里去。

他知道向征要向他报告有一百五十二个战士在艰苦的夜行軍中牺牲了。他是乘着吉普車爬上山来的，沿途在車灯下他发现了战士们僵硬的尸体，每碰上一个，他就要司机停車，亲自下去看一看，并且叫警卫員帮着把他們抬到路边，好讓后续部队来掩埋。在这么多倒下去的战士中，他只救起了一个还有微微一点气息的。这个被救起的战士，他搂抱了一路，是在他的怀里暖活过来的。

“是一百五十一个，另一个在我的車子里。”左前哑着嗓子对向征說。

向征开了開車門，看見一个战士正把头枕在师长警卫員的大腿上，沉沉地睡着了。这个情景使他感动得喉嚨发酸。

左前看見各連队的炊事員都在用雪擦行軍鍋，知道战士们已經吃过了东西。于是对向征說：

“这山顶很冷，应该前进了！走不动的，叫他们挤到我的车上上去！”

向征第一个就记起了王铁柱，立刻对站在他旁边的张连长说：

“张耀同志，你们连队里的王铁柱走不动！”

连长张耀走回来找王铁柱说：

“团长叫你坐师长的汽车去！”

王铁柱早把团长的皮军大衣搭在马上，把马还给了团司令部的饲养员，他觉得这样轻爽些，好行动。但是现在连长却跑来要他坐师长的汽车下山，他怎么肯？

“报告连长，我能上来，还不能下去！”王铁柱眼睛灼亮地望着连长说。

一队侦察兵先出发，随后前卫团开始下祁连山了。吉普车上挤着一些走不动的战士，慢慢在队伍中间往下山的路上开着。

师长左前和团长向征，一同徒步走在队伍的前头。

战士们看见师长在越困难的日子里就越靠近他们，心里感到非常振奋。只要师长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用愉快的心情去克服人们难以克服的困难。战士们从心眼里爱上这个在井冈山山下干篾匠出身的老师长。他了解战士们的甘苦，对每一件最细微的事，他都能体贴战士，他懂得战士的心。在每一个战士的心上，也都感觉到自己师长的温暖。即使有些战士在战斗中犯了错误，他也只把脸孔沉一沉。当然战士们最怕看见师长这种脸孔，因为师长的脸孔一沉，战士们就会感到比受到什么谴责都还要难过。

现在队伍跟着左前和向征兴奋地往下山的路上走。

下山的路是一条漫长的弯弯曲曲的石沟，两边尽是石头山。

石沟里崎嶇不平，上面的雪被太阳一晒，有点融化，路就滑得更难走了。而每到比較平坦的地方，又漫流着雪水，雪水冰冷，得来回跳着前进。那些脚疼腿軟的，还可以由战友們架着慢慢跳，而扛着迫击炮、重机枪的战士和挑着油盐担子、背着行軍鍋的炊事員，就只好从雪水里嘩嘩地蹣过去。

縱橫的雪流阻碍了前进的道路。向征和左前的警卫員都过来搀师长。可是左前揮手叫他們去帮助行动困难的战士。

警卫員就有这么个脾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肯輕易离开自己的首长。

“前边有偵察队，后边有几千个战士，有哪一个警卫队有这么多人！”左前連笑帶叫把警卫員赶到后边去了。

身材短小精悍的向征比左前灵活多了，他的彈跳力很强，現在他总是先跳过雪水，伸手把左前拉过去。

“記得长征路过云南那个时候，我还嫌你太小，差一点不让你参加紅軍。現在看来，还是你这个身段比我吃得开！”左前笑着对向征說。

向征知道师长一身受过十八处伤。他記得特別清楚的是，部队那次在禹門口渡黄河的时候，左前曾經被敌人的机枪彈打断过腸子。

想起这一点，向征就不由得在一道漫流的雪水边站住，恳求道：

“师长，讓我背着你过吧！”

可是猛不防，左前早搶先往前一跳。他的一只脚过去了，另一只脚却在阳光下濺起了一片白花花的雪水。

向征立刻跳过来扶住他：

“师长，你这样可不行呵！”

“难道我要你背着下山？”左前眼睛含笑地譴責他，只願往前走。

“要不就騎馬……”向征从后边追上来，急得眼睛鼓鼓的，好象对什么事他都要坚持。

左前是个非常敏銳的人，从向征的眼光里，他看出了这个战友隱藏在心里的感情。

“同志，請你放心，我这身子是熬煉过来的。”左前边走边严肃地說。

“你的腸子……”向征终于說出了他的耽心。

左前突然笑了起来：

“我的腸子早在延安治好了。”但立刻左前又严肃地說，“延安，它养好了許多同志的枪伤，也培养了許多同志的战斗精神。”

左前的話立刻勾起了向征的无限感触：

“是呵，我是从小鬼就在延安长大的……”

“我的青春也是在延安度过的。”左前在沉思中蹣过了一道雪流，“想想看，我們当年在延安学习、生产、練兵，中央首长們就在我們跟前，延安的老乡就在我們身边，党对我們的培养是費了那么多心血，老乡对我們又是那样的关切……”

左前的話早使向征忘記了再阻拦他去蹣雪流了。

“虽然現在我們离开延安已經很久了，可是毛主席和首长們的影子却时刻还在我們的眼前，延安的老乡还一样使我們感到亲切，只要一想起延安，我們就会覺得渾身有力量！”說着左前回过来問向征，“你說对嗎？”

向征用力地点了一下头。

左前立刻接着說：

“要是一个好的指揮員，他一定会把这种力量瀟輸給每一个

战士！”

· 向征跟着师长左前，就这样共同怀着一种坚定的感情，在倾着部队前进。

太阳落到山背后，深沟里灰暗下来了。

“前面几十里就是山口了，出了山口就是河西走廊的民乐城。你要好好地让战士们吃饱饭！”

听了师长这番话，向征立刻理解到他的团又快要投入一次新的战斗。

好在今夜有月亮。天黑下来后，月亮照到山沟边，队伍就在淡白的月影中前进。

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前卫团才来到这祁连山北麓的炒面庄山口。

从这山口插出去，三十里处就是甘肃河西走廊蜂腰地带的民乐县。那里驻有敌人的一个骑兵团，必须全部歼灭他们，把河西走廊拦腰斩断，这样从兰州往西溃退的敌人就再也无路可逃了。

团司令部命令各连队立刻找隐蔽的地方做饭吃，不许让火光冲出山口。

当战士们一听说已经翻过了祁连山，个个都又轻松又高兴，有的在争着去放哨，有的在争着给炊事班挑水，有的在争着给马号铡草，欢成一团。

“这水倒挺甜！”王铁柱即使是脚疼，也不肯安静下来，他已经蹒跚到河边，一口气喝了一肚子水，然后很满足地对自己说。

月亮正照得河水粼粼闪光，他舍不得离开这月夜的河景，要是往常，他早就会跳下河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可是现在他脚疼，游不了，只好摘下军帽，在河边洗个头。

水里的月亮本来在随着轻波微颤，现在给王铁柱双手一泼，就突然在浪花里破碎了，抖閃出片片银光。

“誰？”有一个战士走到河边来挑水，听见这里的水声就大声問。

“哈，这水真凉！”王铁柱快活地说。

“又是你！”連队里的战士都知道王铁柱最爱玩水，“走热了就泼弄水，当心貪凉害病！”

王铁柱挤干了头发，戴上軍帽，站起来又望了一下月夜的河面，然后才拖着他的疼腿，一拐一拐地回自己連队的休息地去了。

各連队一吃饱飯，就来了一个紧急集合。

月亮下，团长向征站在一块大石上，背衬着微微閃着雪光的群峰，群峰是那么肃穆，就象在等待着向征的命令似的。

几千个战士象一块铁，无声地鑄在这祁連山口，只有不远处傳來輕輕的河水声。

团长向征宏亮的声音开始在山口里回响，他的每一个声音都从远处山崖上碰回来，一种动人心魄的嗡鳴在震蕩着：

“同志們，我們前卫团胜利地翻过祁連山了！”向征在月亮下忽然向山口猛力一揮手，“現在，敌人正在民乐城里睡觉，他們做梦也沒有想到我們前进到这里来了！”

队伍里发生了一阵快乐的骚动，但这骚动立刻就在向征的象吸铁石似的声音中稳定下来：

“同志們，我們是在雨里、水里、风里、雪里翻过祁連山来的！一路上，我們握鐵受冻，我們的許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向征忽然把話停下来，一种哀悼的气氛立刻籠罩在全团战士的头上。

突然山口里又回蕩起向征激昂的声音：

“同志們，我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是为了什么？”

“消灭敌人！”全团战士爆发出雷鳴似的喊声。

“对，我們要迅速地消灭敌人，一个也不讓他們跑掉！”向征在月亮下把拳头一挥，“拂曉前我們就要赶到民乐城下，发起攻击！把敌人消灭在城里，解放河西走廊的千百万人民！”

团长向征最后命令每营抽出一个速奔襲民乐城，其他連队随后增援。

王鉄柱所屬的連队被挑选上了，他高兴得一跳，不提防伤了的脚重重地碰在一块石头上，他一边疼得皱眉头，一边还张着嘴乐。可是当他听到自己連里要把一些走不快的人留下，就又急了，他咬紧牙根忍着脚疼走到連长张耀的跟前說：

“报告連长，我要跟同志們一块出发！”

在月亮下，张耀立刻認出是王鉄柱，搖了搖頭說：

“你脚疼！”

“我的脚不疼了！”

“不行！”

連队出发了。在月亮下，王鉄柱看見了自己的班。李根善向他揮了揮手，就过去了。

王鉄柱支着他的步枪站在西斜的月亮下，呆呆地看着自己的連队影影綽綽地出了山口。

“同志，我們也出发吧！”是同連队的几个体弱的战士在催促他。

“走，我們跟上去！”王鉄柱哑声地說着，立刻背上枪。

他們出了祁連山口，虽然尽快地往前赶，但是前面連个人影子也看不見。随后出发的后續部队追上来了，战士們一个一个从他們的身边插上前去，也走远了。

現在，不僅是王鉄柱連隊里的幾個走不動的同志走在一起，而且是各個連隊的幾十個走不動的戰士都混雜在一起了。他們在月亮下，有的腿一拐一拐，有的腳一拖一拖。他們之間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但是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大家都在不愉快的心情中沉默地往前走。

兩腳已經踏在河西走廊上，月色中，烟一般的草原顯得很朦朧。道路平坦，但是在寂靜中只聽見大家拖拖沓沓的腳步聲。

從祁連山口出發到民樂城，只三十里，但是現在大家究竟走了多遠，誰也不知道。

月亮已經西沉，東邊天現出了一抹淡青的曙光。

就在這黎明的寂靜中，忽然遠處傳來了槍聲。

“開火了！”王鉄柱第一個歡喊起來。

一聽見槍響，大家的腳步就快了起來。王鉄柱已經趕到頭里去，好像他的腳也不疼了。

二

一輛裝滿軍用物資的載重汽車在甘肅河西走廊的草原公路上奔馳。司機篷上架着一挺輕機槍。車輪揚起了滾滾的灰塵，在車後瀰漫成一片金色的塵霧。年輕司機精神抖擻地駕駛着汽車。也不知道是這剛剛解放了的草原地帶給他一種歡暢的感覺呢，還是因為旁邊坐着師政委使他興奮，年輕司機把汽車開得飛快。

師政委端正地坐在打開玻璃窗的車門邊，極力不使自己去妨礙司機的駕駛動作。閃爍的草原象波光粼粼的水面向他迎來，頑皮的小風時時在前面的路上旋起，帶着一股飛沙撲進車窗，落在他的褪色的軍衣上。在軍衣角上，那沙土積聚的地方，